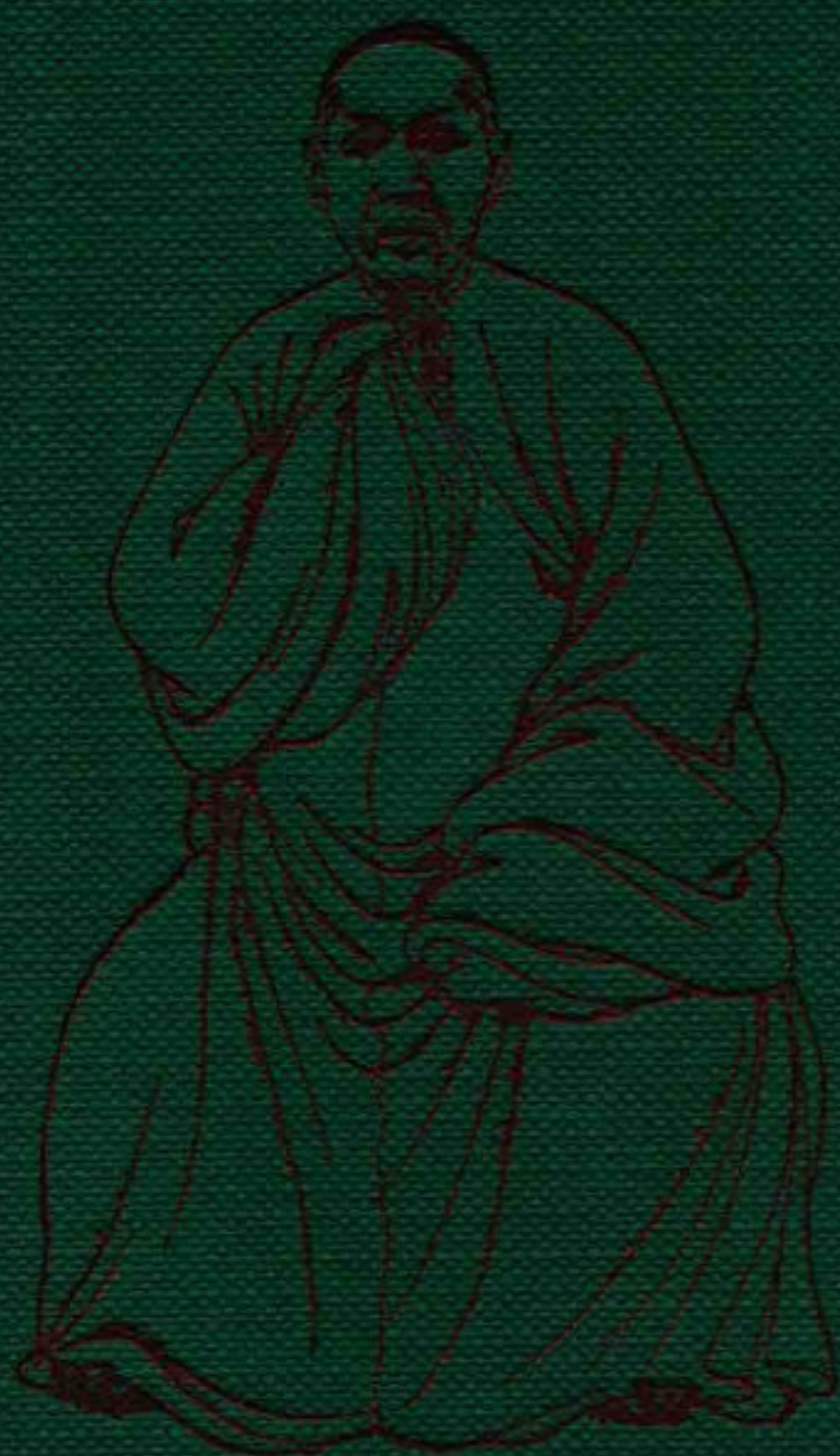


林 氏

譯文全集 4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4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四冊 目錄

迦茵小傳 (下)	一
埃及金塔剖尸記 (上)	一六五
埃及金塔剖尸記 (中)	二五九
埃及金塔剖尸記 (下)	四三七

說部叢書

第十初集
第三編

迦茵小傳

言情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簡易修身課本

一冊 一角

以上課本六種。均極簡要

簡易國文課本

二冊 二角四分

淺明。凡貧寒子弟、過時失學。或雖當學年、而迫於生

簡易歷史課本

一冊 一角

計。須兼營他業、不能受完

簡易地理課本

一冊 一角

全之教育者。最爲相宜。書

簡易數學課本

二冊 三角

凡八冊。定價不及一元。一

簡易格致課本

一冊 一角

年即可卒業。於立身之道。應世之用。亦得粗知梗概。誠足爲教育普及之助也。

本足 迦茵小傳卷下

英國哈葛得原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二十一章

迦茵自謁來文杰家後。二日中均儼裝戒行。準以明日上午十句鐘。趁早車至倫敦。凝坐移時。遂作一詳贍之書予亨利。書曰。

亨利勳爵足下。前此醫者寓君言。來省吾病。語極溫婉慈愛。足見深心。唯吾病殊不劇。今且勿藥。聞老勳爵奄逝。聞之悲梗萬狀。此亦君生平禍難之第一遭。悲戚必且更甚。至念至念。吾今日將謀去白拉墨斯。以此間孑然無朋友之助。孤飄一女子。何由能立。且貧女年事已及。應自圖活於外。然實未嘗與阿姨謀之。且無人知我所嚮。必難見詞。至吾一身遠出。憑其壯歲體質。料不爲風寒所中。而腰囊亦碩。足以爲客。君去年歸時。所留篋中書卷。君諾賜我。吾卽攜書同行。用爲記念。吾

一日。生者。每於風前展卷。必一一憶及。病榻趨走之時。且憶展此一篇。就榻讀之。爲君排悶。想後此數年。君必積漸忘我。然我對遺篇。仍復不能遺君。君今勿念吾行矣。用此留別。願君清恙早瘳。一生安樂。唯此後諒無再見之期。書此以爲永訣。

侍兒迦茵赫司德箋上。

迦茵書訖。自誦一週。對書親吻者再。始書封皮。付諸郵者。自思彼不日病已。吾趁此而行。尙爲上着。迦茵自郵局歸後。見惠烈荷德以刷手納衣囊。小立門外。迦茵曰。惠烈。我有事需爾。惠烈曰。此何如語。爾常以事干我。甯曾苦我者。胡爲言此。迦茵曰。諾。爾以明晨六句鐘。以車來。幸勿參差。吾須赴車站也。吾予爾一先零。惠烈曰。胡爲言錢。明晨我踐候而至。今日尙有事否。迦茵搖首答之。遂歸。既入室。清檢當日上學時木篋一。遂舉生平所心愛之物。悉納篋中。其最貴者。則往日所讀之書。旦夕不離。更益以亨利贈書。尤極珍重。此外則與考學堂首列時。塾師賜予文具箱一。其上箝以阿娘小影。又兒時鄰媼所予小磁童一。又處館時筆根季子。贈與墨盒。上署湯米之。

名。餘則衣物數事。而木篋已爲之滿。滿時置之牀下。摒擋既竟。又作書謝其姨曰。吾親愛之阿姨見此。姨得我書時。我行當已遠。吾不能執別阿姨者。惟以心別耳。我久處白拉墨斯。獨居寡歡。今且自出圖食。來文杰先生已允我矣。在理宜別阿姨。顧阿姨必洩吾言。則吾生平所不當意之人。又將溷我。我之去此。大半卽爲是人。又此間人囂口禱。輿訛造訕。殊堪怖人。吾亦不樂久居。阿姨平日見待。雖不爲厚。然尙非薄。故瀕行必用此爲阿姨謝。想吾旣行。姨家亦未必少一力。以我久溷於此。屢蒙經恤。姨深以爲累。至欲見屏。故愀然別姨自去。枯菀我自甘之。姨幸勿以人見迹。爾親愛之姪女迦茵上。

格林華德氏之得此書。在迦茵行後之下半日。迦茵瀕行始付之郵局也。格林華德氏擊書不能曉。又窮猜竟日。始知狀。乃大怒。其夫方洪醉。適與對坐。格林華德氏觀書訖。怒曰。黠哉迦茵。乃若乳貓之弄人也。又若巨鯢濡滑之趨入鼠竇。令人莫措其手。彼方以爲是行固無與我家者。烏知吾老夫婦。方恃彼以活。雖然老悖來文杰亦

不能絕我弗顧。苟如是。我必有以創楚之。俾不能自立於此。且吾知迦茵之行。蓋來文杰導之。此儻老猾。詎能欺吾。即彼亨利欲遠道以訪迦茵。亦必無功。以亨利家方中衰。何從得錢上道耶。彼迦茵之母。在二十三年以前。爲狀亦類迦茵。瞥然竟行。迨其歸來。死狀誰不見之者。吾料此女行爲。適類其母耳。想彼母女行藏。殆血筦受病。故行爲絕相肖。然愚極矣。嫁亨利可驟貴。即洛克亦素封。乃舍此富貴不圖。遠涉倫敦。每禮拜得六先零。其愚甯可及耶。彼不告我而行。亦不能不謂其黠。脫告我者。又焉得行。我嚮受賕於洛克。爲維迦茵也。迦茵一行。洛克索資於我。我又胡以應之。洛克平日行事。非得效者不予值。究亦洛克之愚。須知得我爲維迦茵。正得偶之大機倪。乃靳貲不時與。又何也。吾今更欲得錢於彼。非勒歸迦茵。終無從得錢矣。語已。以拳抵几曰。狡哉迦茵。此時醉人方微覺。以冠轉於几上。張醉眼視其妻曰。汝言迦茵行乎。然吾殊軼軼。格林華德氏曰。蠢物。爾胡不止其行。醉人曰。吾安知其行。即使知之。亦何由止。嗟夫。此女去吾。吾甚戀戀。且此女舉止大方。直類故家之女。雖然彼行

亦佳事。吾若能尾之行者。則尤佳矣。格林華德氏大怒。將起毆之。醉人竄而內行。經槽次。復取最劣之酒。滿飲之。

亨利得迦茵書後。讀之又讀。悲梗萬狀。移時遂大悟迦茵告行之故。一則脫去洛克。二則避此謠詠。然書中之情。隱而不露。讀至展卷病榻云云。遂大感動。自省無論年代深遠。而追憶迦茵之思想。必不能漫滅。又念迦茵此行。如鳧大海。風濤洶湧中。能力爭則生。不爾墜矣。究竟迦茵生有定力。必不爲浪人所誘。又復自愛。料不自疏。規檢。且川資至裕。無愁匱乏。至川資之所由來。固亦知之。此數者既不爲迦茵慮矣。但以迦茵之身世姿容度之。又斷不免有艱難愁苦之局。與爲佻薄者所崇扇。此時甚欲追逐而將護之。顧行踪已遠。殊無從尾。移時復轉念迦茵此行。或以此地人多口夥。款接吾身。或動衆譴思。更覓一幽僻之區待我。我固知其在倫敦也。誰能遣包探迹其所至。卽欲徑往白拉墨斯偵問。而撇然徑行。去不留影。偵問又復何從。矧足疾未痊。非更歷數禮拜。亦必不能外出。遂立意弗覓迦茵。靜候其動靜。或迦茵以片

來迹之尙未爲晚。閒中無事。遂取舊時簿錄。逐日披覽。糜費濫出。匪所不至。而負責之子金。爲數尤不可紀極。此時距迦茵之行已及一禮拜。亨利無聊。遂以東速來文杰至家談叙。而半歲之子金。又垂及矣。來文杰遂照尋常索債之例。用謙婉之書。向亨利追逋。牘尾復總署新舊子金凡若干千鎊。亨利披牘。瞪目不能語。自念債臺既高。愈無歸宿之日。乃婉請來文杰至家。決此事。來文杰知旨。卽於明日上午十一句鐘至。愛倫知其兄延來文杰。亦草私書延愛瑪。謂將與商嫁衣時樣之製。愛瑪之不知。想讀吾書者。可一瞭得之。顧來文杰必欲堅挈其來。愛瑪不得已亦隨侍。亨利知來文杰至。家人爭以轉輪之機楊。輦亨利至書軒。候來文杰。移時來文杰果至。與亨利問安道款曲。且慶其重創之垂愈。亨利曰。謝丈人顧我。我巨病均瘳。唯脛股尙滯於行動。以大勢卜。尙須數禮拜也。然丈人亦衰老。較吾前謁丈人時。似更龍鍾。來文杰曰。吾秉質旣弱。近又癯廢。須知天下人情之最難堪者。多生心疾。因而不適於外。若老來未了兒女之局。則尤復不堪設想。吾年來殷憂不覺。遂達之顏色。今茲益不

甯。若早了吾事者。則天之福我莫大矣。亨利曰。吾安知丈人深憂。乃至於是。遂自述已事。問來文杰曰。得丈人賜書。責問逋負。故欲延丈人至此商畧。以吾家累核之。僅能付五百鎊。外此貧罄之狀。可以明告丈人。來文杰莞爾曰。五百鎊殊可人意。吾年來固未受君家分文也。亨利曰。丈言當。吾所以蒙恥不敢面丈人者。卽爲此耳。丈須念我。此非下走之罪。蓋承襲父兄所遺。吾惡敢不任其責。若爲丈人計者。莫善於悉吾產而盡鬻之。得資可以經營他事。亦不至於困槁不名一錢。卽以此論。丈所耗減已不貲。若猶屬我者。則丈之耗減不更侈耶。且今年馬吉而節屆。所屬諸佃夫。均欲歸田於主。我家將又何恃。下走病困無貲。不足召傭自耕。而復少他佃紹賃。此田果如是者。腴沃變爲荒瘠矣。地瘠又烏從得售。來文杰曰。格雷芙。老夫與君家交誼非淺。老夫尙有他謀。斷不能以兩世通家。以吾女之私財。全老夫世誼也。然老夫尙盼有恢復之期。惟較前數月時。已復爲難矣。亨利曰。吾家大敗至此。實無良策自救。吾亦不更望恢復矣。來文杰聞言起立。拊亨利之背曰。格雷芙。此言宜重思之。始可出。

君幸勿逼我以所不願爲之事。若勳爵必無是言者。老夫亦祇能如是行。非與勳爵有仇。特欲擁護人之私產耳。吾尙有一語以誼關朋友。不妨明告。亨利曰。此事可勿言。若丈人必欲言。則聽丈人言之。來文杰曰。吾夙意欲振君殘業。亦與老夫有絕大之益。但問勳爵何由不屑此人。君若意中有人更勝於彼者。猶可言也。然實無之。老夫觀弱息近狀。談吐頗極寒涼。然測其衷藏。尙眷眷於足下。亨利曰。丈長者未嘗欺我。惟末句所云。我殊未能卽信。縱使女公子惠然來嬪。但問受者將何以自聊。來文杰曰。格雷芙君志節之高。老夫尤深開伏。須知爾不自聊者。謂殘敗之家。不堪婿我。然君家敗狀。非君有墜行致此。所敗者特先疇耳。君今主一家。須知人事萬難時。亦須降抑志操。以支殘局。矧志操者。第屬之一人之身。身死志卽泯沒。若足下必欲自伸一人之志操。聽門業禡落此。特私心非善。全大體者也。足下之不屑吾女。卽爲此乎。抑別有他說。亨利曰。丈是言何來者。來文杰曰。老夫聞尊甫彌留時。君爲一麗人。竟與老人意嚮微有參差。確乎。亨利曰。誰語丈人詎吾妹耶。來文杰曰。否。此事絕鉅。

安知臧獲輩不能竊聽君言。老夫私計此語大率畧有憑準。亨利曰。此事屬實。則丈
爲明人。不當更舉以下詢矧。更以女公子見託。此何爲者。來文杰曰。不然。此事若令
淺人傳之。則足下爲騫義。然人人甯無過舉。惟有定力者。始能從叢過中拔身而出。
亨利曰。賢哉丈人。責我何恕耶。我惟不檢行此。卽彼姝亦未爲得。今二人同冒過咎。
覺深情固結。益相憐恤。亦出於不自知。來文杰曰。此猶不然。彼果垂念所歡。何由決
然竟行。並不告君以踪跡。所在此猶謂之固結耶。亨利曰。安知彼人之逸。非爲顧惜。
下走而出。又安知非爲人促。偪而然。來文杰曰。格雷芙君意謂老夫以力促之。他逸
則用意誤矣。此女無父。而其父又爲老夫之友。瀕死以弱息見託。一日忽至老夫別
墅。謂將躬赴倫敦圖活。吾決不允。此女堅欲行。彼年已愈壯。老夫何能強加羈勒。旣
而又念去亦良佳。老夫幸託世交。爲足下計。留此適滋多口。亦轉以累足下。天下年
少閨人。旣冒此咎。老夫僅有二策。一卽歸屬。見眷之人。趣成佳禮。一卽引身自避。以
脫情網。顧老夫又深稔其情。殊萬萬不欲嫁君。故行時亦不留其住處所在。然逾時

老夫亦必知之。以老夫年許六十鎊。助其旅費。彼斷不能外我而逝。今彼匿身之所。足下即使跡之。定不可得。彼既不願託身。則足下亦毋庸致其眷眷。迦茵託業於人。人若知有誕節。則將立敗其業。不能用資以生矣。亨利曰。丈言良然。吾若不謀娶之者。不見之亦佳事。來文杰曰。願格雷芙切勿見之。老夫爲足下計。爲足下父母計。爲老夫計。爲吾弱息計。在法無一足可見彼者。足下若聽其自爲生活。則足下自有恢復之時。如必窮追而冥索之。則大事左矣。足下以爲得是人爲耦。可樂以終身。老夫且勿論足下望實及生事。但老夫飽讀羣書。料事至詳。平情論決。足下初震迦茵之美。因致其密切之意。及旣娶。則平時所謂美貌麗情。俱同常婦。卽迦茵感足下爲之拔身。圍溷。謂事君足致富貴。固亦傾心相許。迨一履君家。生產都燼。興致將亦索然。試問此時情狀。足下甯不落漠一生耶。老夫又以足下與迦茵境地學問核之。大相懸殊。彼此儷偶。何能水乳符契。且此等下流女子。以君清閨名流。必不能長年忍受。其儉在理。君將來必將爲社會所屏。怨耦旣成。生事復寂。寞是迦茵爲滄海上之巨。

礁而君引舟觸舫其上。此何可者。爾時必且自咎曰。吾不娶彼。一家何致星散。凡此等事。老夫眼熟久矣。足下何必孟浪而行。再令老夫觀君敗狀。爲閱歷上增一歎惋也。亨利曰。丈言已透紙背。我已躬閱其事。特事勢深有不同。不能以成迹相較。下走誠許丈人。萬不迫切爲此。容我兩三月後。報丈人也。丈人推誠見待。下走於此兩三月中。凡有所爲。必告丈人。吾今與丈人及女公子。仍爲良友。未知女公子肯以前此風義見待。下走否。吾此時於丈人及迦茵家。均有應盡之分。俟後此分盡。而窺所輕重。再隨吾緣。或能攀援以就丈人。恐自顧不稱耳。來文杰曰。足下與我約甚善。且所爲落落近君子。老夫佩仰無似。惟此兩三日中。老夫至願吾賢。祛其舊染。而眷其新知。一俟尊恙全瘳。卽賁蓬蓽。以踐故約。且非速賢來急圖婚約。特請吾賢靜觀吾女。果否靜淑。足以事君子也。亨利思移時。卽曰。謝丈人見招。我當如約。時門闢。老僕湯生入。延客赴餐房。且曰。老夫人命我問主人。須以機牀往耶。亨利曰。可。爾且扶我於機牀之上。於是來文杰扶杖。跛而先行。湯生推機牀亦隨出。亨利此時畏見愛瑪。心

忽忽如有所思。而機牀前軸適觸堅壁。軸反震。幾覆亨利於地。愛瑪忽自門中突出。扶亨利。此時亨利適得機倪。與愛瑪接談。乃笑。囑道謝。二人因並坐。論病人機牀之製。如何爲善。如何爲不善。是語蓋從無可搜索中。強爲酬對者。於是座中人各懷所懷。各憂所憂。如老屋壞牆。牆上所陳布。均積年圖畫。席中光景。甚慘寥寡歡。愛倫方以嫁衣長短入時之製。細詢愛瑪。愛瑪木然。或對或不對。爵夫人尤無聊。但言今年嘆乾。吾玫瑰花多受蠹病。亨利此時心緒。起落千丈。雖面家人貴客。亦索然無味。來文杰則強對亨利論古。言已得千餘年前古泉布之屬。近實一瓦礫矣。來文杰談時。考據精鑿。議論風生。亨利不期神爲之奪。來文杰語至此。復謂其女曰。亨利勳爵。不日將來存我。爾知乎。愛瑪曰。諾。聲已卽低首。視其盤中磁製花朵。亨利繼言曰。尊甫垂愛至深。乃欲見延。冀吾疾少瘳。卽當如約。愛瑪曰。凡客爲家君招致者。吾必一面爲快。愛倫知旨。自念曰。亨利之爲人。固宜以凡客目之。因面亨利曰。吾兄能赴蒙克洛淇亦佳。事弟願路中不逢不若耳。復對愛瑪曰。我且閒行想尊甫當御菸時矣。愛